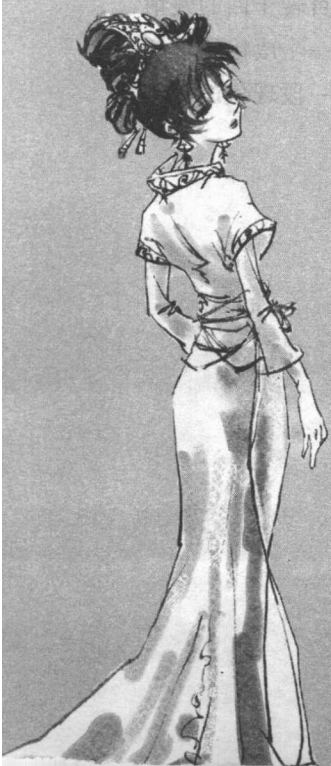


最惊心动魄的权谋，
最百转千回的爱情，
穿过一个凄艳的神话，
化成一段现代的传奇。



忘了你不如忘了我自己，
在帝都开始，
也在帝都结束

.....

天舞 · 甄慧





十五岁那年，我由东府被解往帝都，身份是逆臣甄淳的家眷。

我记忆中东府的春天总是潮湿的。离开东府的那天，也淅淅沥沥下着小雨。府门边的山茶树叶被雨水冲得油亮，衬着深红的花，我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这些花竟然如此娇艳动人。

我想也许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走了，所以我眼中的东府变得比平时美丽了许多。

这令我感到有些讶异。我原以为自己对东府并无留恋，虽然我在这里出生，长大。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东府。那倒不是什么预见的能力，只不过因为我是东帝的女儿，所以等我长大成人，就会出嫁到哪个王侯家，跟甄家旁的女孩儿一样。

但是没想过是这样离开的。

府门外密密匝匝的官兵，虽然下着雨，依然站得如标枪般挺直，神情阴冷一如他们腰间的长剑。听说他们是专程为了解送东府罪臣家眷而从帝都过来的禁军。四百年前甄氏与姬氏逐鹿失利，只得偏安东帝之位，四百年后输的依然是甄氏，只是这次，怕连偏安之所也要一起失去了。

东府家眷甚众，队伍蜿蜒蠕动，慢慢挪向门口停的几辆篷车。还没排到的人就都挤在府门边。乳娘佩娥尽力撑着伞，遮住我的身子。周围的人都低着头，也有些微女人的啜泣声轻轻地传来。

我从眼角瞥见佩娥也在用衣袖擦着眼睛，于是我问她：“嬷嬷，帝都是不是也有这么好的茶花？”

佩娥吃惊地看着我，她一定不明白我怎么会忽然想起问这样的问题。怔了一会她才迟迟疑疑地说：“听说帝都的风土跟东府大不一样，茶花在那里长不好……公主怎么忽然想起这个了？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是没什么，其实我一点也不在意帝都的茶花，我只是不希望看见佩娥哭。

因为那样的话我也会想哭的。

怀里的小雪儿动了动，睁开眼睛迷迷瞪瞪地朝周围看了看，又埋下身子。我看见不远处有个军官模样的男人正狠狠地瞪着小雪儿，我想我现在的样子还带着只猫一定很可笑，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留下它，所以不加理会地转过身去。

雨下大了，伞的遮拦已经无济于事，雨水打湿了我的头

发，一绺一绺地粘在脸上，好不难受。佩娥不停地用衣袖替我擦着脸，又忍不住叹气：“真是天作孽呀……”

天作孽？这句话听来似乎很耳熟。我想了一阵，终于记起来，那是我父亲说过的话。

是他临终之前，最后的话。

三年之前的秋天，我的父亲不再满足东天帝的身份，自立为天帝。战事之初，局势一直是对甄氏有利，曾经有一度，人人都相信天下将会改姓。然而，仿佛是突然之间，战况就起了变化。帝都的振作，就像是一位沉睡中的国手忽如其来地清醒过来，短短的九个月之间，局势便逆转了。然后，南府大军倒戈投向帝都，转而合围了东府。

消息传来的那个晚上，阖府上下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：“天要亡我，天要亡我，这是天作孽，天作孽啊——”

然后像是在一瞬间，一切都停止了，只剩下寂静。

其实那不过才是一个月前的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却觉得那样久远、模糊。我忽然发觉，我甚至无法清晰地记起父亲的模样，这真叫我悲哀莫名。

次日我去看过父亲。那时府中已经充满了大祸将至的恐慌，人们犹如巢穴被灌水后的蚂蚁，四处逃散。不断地有侍从、丫鬟从我身边跑过，手里拿着或大或小的包裹。廊上两个丫鬟在互相撕扯着，抢夺一只碧玉手镯，她们看见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停顿了一下，露出一丝羞惭的神色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装作没有看见，走了过去。然后，争吵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。

父亲的房间里却出奇的安静，只有老家人甄平跪在床边。我走进去，甄平伏身磕了一个头，抬起脸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眼角浮着泪光。父亲的脸上盖着白布，我伸手想要把它取下来，甄平黯哑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公主！”

我疑惑地望着他。甄平犹豫着说：“王爷是饮的鸩酒……”我明白了，父亲必定七窍流血，死相可怖。我的手在空中僵凝了片刻，终于还是放了下来。

我留意到父亲的一只手垂在白布之外，攥得很紧，骨节嶙峋地突起着。我跪下来，抬起那只手，从他的指间，我看见他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翠绿的玉坠儿，我认得那是我母亲的东西。

于是我知道，父亲最后想起的人终于还是我的母亲。

在听到父亲的死讯之后，我始终都没有哭过，但当我看见那个玉坠的时候，却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军官模样的男人终于还是冲着我走了过来：“喂，你！不能带着猫上路。”

我把小雪儿抱紧了一点：“它很干净，我会照顾它，不会给别人添麻烦的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！”

“它从小就跟着我。离开我，它会死的。”

男人嗤之以鼻：“你还能管一只猫？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吧，你现在不是东府公主了！你是逆贼甄淳的女儿！”

我扬起脸。雨水从额角流下来，我努力睁大眼睛，正视着他。我一字一字地告诉他：“不错，我是甄淳的女儿，但我也

天帝九公主的女儿。”

我听到他轻轻吸气的声音，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，甚至没敢多看我一眼。

我慢慢地低下头，手指慢慢捋过小雪儿的背，只觉得心里说不出的凄怆。

小雪儿从帝都来。

我还记得那天天还不曾亮我就被唤了起来。宫人们给我穿上厚重的礼服，我一向讨厌这种衣服，我讨厌它阴沉的颜色和它的沉重，每次穿上它就意味着要我长时间地坐着，听一些毫无意思的祝词。

“为什么要我穿它？我的生日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”

“因为今天是公主重要的日子 比生日还要重要的日子。”

宫人们回答。然后我看见她们在我身后掩嘴低笑，交换着狡黠而诡异的眼神，仿佛隐藏着什么我不明白的秘密，这让我很不高兴。

“嬷嬷，你说。”我转身找到佩娥。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今天是公主一生只有一次的大日子。”佩娥疼爱地看着我，我觉得她的微笑跟那些宫人也有些许相似。“天帝和王爷做主，把公主许配给了储帝。今天，天帝的使臣从帝都来给公主送订礼，公主收下了礼物，就会成为未来的天后了。”

“那他是要带我去帝都吗？”

“不会。现在不会。至少还要过十年 等公主满十六岁的时候才需要去帝都。”

我不懂。但是我想过了这么久我才刚满六岁，十年肯定是漫长得永远不会过去的时间，所以我也就不再问了。

佩娥领我走进正殿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等候在那里了。我走过去，跪下来给他请安。然而父亲却不像以往那样说一句：“乖，起来吧。”而是站起来，半侧过身子，等我行完礼，忽然对我一揖。

这举动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迷惑不解地望着父亲。就在这时候，听见身边有人大声地说：“臣给公主见礼。”

我转过脸，这才留意到旁边跪着一个陌生的男人。他穿着宽大的黑袍，上面用金线绣着我从未见过的华丽花纹。

“臣给公主道喜。”他又说。

我看见他的脸上也带着那种诡黠的笑容。这又让我觉得很不自在，于是我把脸扭了开去。

“慧儿，这是你外祖皇派来的使臣。”父亲温和地责备我，“不可以这么无礼。”然后，他亲手扶起了那个男人。

使臣谦恭地说：“请公主上坐，臣好给公主献上定礼。”

然后，就像每年生日那样，佩娥把我抱坐在膝盖上。侍从们鱼贯而入，他们手里端着用红纱衬底的托盘，盛着礼物。一个老宫人站在旁边，扯着破锣般的嗓子念礼单：“一对金镶珠杯盘、一对青釉描金花瓶、十双翡翠玉镯……”

那些东西漂亮而枯燥。渐渐地我不耐烦起来，歪在佩娥怀里昏昏欲睡。佩娥仿佛有些紧张，她捏了捏我的手，在我耳边轻轻地叫唤着：“公主，公主，别睡着了，这些都是给你的……”

我迷茫地睁开眼睛：“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好玩。”

父亲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略显尴尬地看了使臣一眼。

使臣却笑了。他说：“公主，马上就会有你喜欢的了。”

他招了招手。于是一个宫人走了进来，她手上的盘子里托着一只雪白的小猫。团团地蜷着，期期艾艾，不知所措。

“这是储帝亲自给公主选的礼物。”

“它有名字吗？”

“没有。公主给它取一个吧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我看着它，有了决定：“小雪儿，我要叫它‘小雪儿’。”

“好名字。”

我把小雪儿抱过来。它静静地伏在我的怀里，就像一团毛球。

然后我听见使臣在对父亲说：“臣临行之前，天帝和储帝特意交代问候九公主。不知王爷可否请王妃出来一见？”

父亲迟疑了片刻，才说：“天帝和储帝的厚意本王代领了，可惜王妃身子不适，不能见客。”

“娘病了？”我吃惊地抬起头，看着父亲：“可是我昨天晚上见她的时候还好好的。”

“是的，她病了。今天早上太医刚刚来报的。”父亲很快地回答。我觉得他的声音似乎有些慌张：“慧儿，一个早上你也累了，去看看你娘然后回去歇着吧。”

我很乐意听到这句话。

一走出正殿，我就扯下身上厚重的袍服，把它甩在台阶上。

“公主，等等再脱啊，这样会着凉的！”

我不理会身后宫人的叫喊，抱着小雪儿，径直跑进母亲住的青芷园。

青芷园很静。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起，这里就一直是怎么安静。它不像父亲的那些侧妃住的地方，总是有人在说笑。母亲甚至不喜欢种花，她惟一喜欢的就是秋天里的菊花，但是现在春天，所以青芷园里就只有碧绿的草，母亲说那正是青芷园的意思。

进屋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正背门坐在妆台前，身后乌亮的头发，如同黑缎一般，几欲委地。她的手指一下一下慢慢捋着鬓边的头发，我看见她恍若白玉雕琢的手腕上戴的一只翡翠手镯，绿如春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美丽无伦的母亲看起来却是那样寂寞。

宫女鹂儿侍立在旁，看见我，就笑着说：“公主来了。”

母亲慢慢地转过身来。我发觉她的眼睛红肿，好像刚刚哭过似的。

我连忙问：“娘你怎么啦？父王说你病了，是不是不舒服啦？”

母亲笑笑，摇一摇头，说：“没有什么。只不过昨天晚上睡的不好，有些头疼。”

“噢。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那，外祖皇差人来了，不见见他吗？”

母亲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也没什么好见的，见不见都一样。”说着看我一眼，脸上露出笑容来：“哟，这么漂亮的小猫，谁给

你的呀？”

我把小雪儿放在母亲手上。小雪儿“咪呜”一声，抬头看了看，又蜷成了团。我抚着它软软的背，说：“是储帝送给我的。娘，储帝是谁啊？”

“他是你表哥，叫承桓。他是你祖皇最喜欢的孙儿。我离开帝都的时候他才八岁，听说如今已经长得极出色。”

我看看小雪儿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嗯，我想他也一定是很好的人。”

母亲怔了怔，然后大笑起来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觉得我的话这么好笑，但是我觉得母亲笑的样子实在很好看。于是我问：“娘很久都没有这么笑过了。娘为什么不喜欢笑了？是不是因为父王现在很少到这里来了？”

母亲猛然止住了笑，吃惊地看着我。

我说：“娘不要生父王的气，父王真的很忙，他也很少到姨娘们那里去。”

母亲沉默地注视着我。我知道，她肯定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我心里很是得意，觉得虽然他们都把我当作很小的孩子，但是大人的事情我也已经明白了很多。

半晌，母亲终于叹了口气。她把我搂在怀里，一股淡淡的幽香，从她柔软而温暖的身体里散发出来，这味道让我十分安心。她说：“我知道。你的父王正在忙着想做的一件大事。”

我微微挣开一点，仰头看着她：“那不是好事吗？娘为什么不高兴？”

母亲又默然良久，“因为那件事情他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
“那娘为什么不去告诉父王呢？”

“我告诉了。可是他是不会相信的……”我又听见母亲叹息的声音。然后她说：“我早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会阻止你和储帝的……”

“王妃！”鹧儿突如其来地叫了一声，神情似乎很是紧张。

“怕什么。”母亲淡淡地说，她的神情像是一种豁出去的平静，“难道我不说别人心里就不明白了么？这桩婚事明摆着是幌子。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动谁，所以，帝都都要稳住东府，东府也要稳住帝都。”

“王妃……”鹧儿不知所措地看看母亲，又看看我。

母亲笑笑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就是说给慧儿听的。”

我终于忍不住说：“可是我一点也不明白娘的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，慧儿。”母亲又把我揽进怀里，这一次，她把我抱得很紧，就好像一松手，我就会消失一样。“现在听不懂也没有关系，”她低声地说，“只要把我的话记在心里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你一定要快点长大，快点学会照顾自己。因为，我只怕不能陪在你身边看你长大成人了。”

母亲的声音有些异样。我抬起头，看见母亲的眼中一点泪光闪闪。我感觉十分地困惑，我问：“为什么娘要到哪里去？为什么不能陪在我的身边？”

母亲没有回答，只是浅浅一笑。

每年黄叶翻飞的时节，青芷园的花圃里就会开满菊花。母

亲亲手采下小朵的花蒸了，晒干，用来沏茶。我着迷于看母亲沏菊花茶。每次看到原本干枯萎谢的花瓣在水中慢慢地松弛、舒展、恢复原来的美丽和骄傲，我总觉得那是件无比奇妙的事情。

东府里只有母亲会做菊花茶，据说那是来自帝都的习俗。有的时候她会捧着茶盏，长久地坐在窗边若有所思。我常常在暗地里揣测，她到底是在想什么？

有的时候我觉得她也许是在想父王，有的时候，觉得她是在想帝都。

大概从我十岁的时候，母亲开始跟我说起帝都的往事。而在那之前，母亲对那些事情，只字不提。我对母亲在那个遥远都城的所有点滴，都来自随她嫁到东府的丫鬟们。

从四百年前姬氏与甄氏一战，为了表示安抚之意，每代都有一位姬氏公主嫁到东府。到父亲该娶亲的年纪，那时我的祖父还在世，他亲往帝都相看之下，选中了母亲。“天帝有十七位公主，可是九公主是最美的，天帝也最疼她。”每次说到这里，陪嫁侍女月儿总要叹一口气：“唉，天帝也不愿意公主嫁得这么远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东帝亲自选中的。公主东嫁的那天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连天都下着大雨……”

从很小的时候就听惯了这样的话。但是有一天母亲却告诉我：“其实我是自己心甘情愿嫁到东府的。”

我看着她，心中不无惊讶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很想离开帝都。”

“为什么想离开？”

“因为如果不能离开，就会被吞没。那就是那样一个地方。”

正是深秋的黄昏，菊花恬淡的香气飘荡在青芷园中。母亲站在菊圃里，微风撩动她的裙裾，夕阳映在她晶莹如玉的肌肤上，泛出一种奇异的红润。有一瞬间的错觉，我觉得母亲就好像是菊花的精气，幻成了人形，随时都会随风飘去。

这样呆呆地望着她，竟然忘记了方才的话题。

母亲看见了，就问：“这么出神，在想什么？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在想月儿说的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啊？”

“娘是帝都最聪明最美丽的女子。”

母亲笑了。

“这话不对。我既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美的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母亲从花圃里走出来，坐在院角银杏树旁的石凳上，闲闲地说：“是真的。帝都最聪明的女人是已经过世的天后。可惜你没有见过她，那才真正是睿智无匹的女子，连你外祖父也极敬重的。”

“那，我说：就算娘不是最聪明的，也该是最美丽的。”

母亲沉默了一会。她的目光，随着一片飘落的黄叶缓缓地移动，神情似乎有些恍惚。好久，她说：“也不是。最美的呢，是‘那个女人’……”

“哪个女人？”

“她是你的五舅母。只可惜她……唉，等你再长大一点再告诉你吧。”

母亲微微 蹙眉，仿佛想到什么难过的事情。她的脸隐在最后一抹余辉里，像是被笼在烟雾当中。我发现，即使是这样的神情 她也是这样的动人。于是忍不住想 自己长大以后，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美丽？

但又想，她却是不快乐的。

那我呢？我以后会不会也这样地不快乐？

胡思乱想着。心里忽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，忍不住便说了出来：“娘 我要是父王的话 我就一辈子守着娘 什么别的事也不想了。”

母亲呆了一呆 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：“你这孩子……”笑了一阵 忽然又不笑了。沉默了良久 轻轻地说：“傻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还不懂，男人跟女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……”

‘我便不说话了。过了半晌 忍不住又问：“娘 你后悔吗？”

母亲想了很久 然后回答：“不 我不后悔。”

我相信那是真的。就好像她选择了离开帝都，却又乐此不疲地泡着菊花茶，那也都是真的。

帝愁三十七年九月，我的父亲在东府起兵。

母亲一直在教我各种事情，有时我甚至觉得她像是想把她懂得的事情全都教给我。虽然很多事我依然不明白，但仍比同龄的人懂事很多。所以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任何的意外。甚至当我的父亲率着一小队戎装的东府禁卫冲进